

忽然安顿

传道书之（二）2:24-3:22

引子、请还信仰一个「复杂」

俄网的「复杂」是常常连我自己也大感「意外」的。一个看起来应该是**基督教**的网站，却先前大讲**儒家孔孟**的道理，而今又大讲**道家老庄**的学问，甚至想到用圣经《**传道书**》里的信息来贯通、总结和升华他们的思想情怀。俄网的信仰观之所以会如此复杂，因为事实上，人间本来就复杂、人生本来也复杂、人性本来就更复杂，所以，对应于真实的人间、人生、人性的信仰，自必然也应该「复杂」。

不过，我之谓信仰上的复杂，却并非**不是**神学上的玄奥高深（譬如耶稣的神人二性有几多种的「组合」）、不是经籍上的浩如烟海（譬如正经、旁经、伪经加起来有多少卷），不是批注上的长篇大论（譬如一句经文甚至一个原文就搞出成千上万字的批注）、不是教义上的逻辑森严（譬如「因信称义」如何运作的整个「推论」）、不是礼仪上的烦烦琐琐（譬如各种教会庆节应该如何严格执行）、也不是制度上的重重叠叠（譬如各等「圣职人员」的权责配合和彼此关系）。这些其实都是苍白造作的「**假复杂**」，我疑心很可能是某些「宗教专业人士」赖以维生或百无聊赖而日积月累堆砌出来的「假复杂」。真实的人间、人生、人性会呼唤真实故而复杂的信仰，但这种复杂是「**真复杂**」，是血肉饱满的复杂，是切肤蚀骨的复杂。

真信仰的真复杂，缘自一个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信仰事实——人既有对「**日光之上**」的超然向往，又有泥足于「**日光之下**」的沉重现实。真实的人间、人生、人性，不可能截然二分为正邪黑白、灵肉善恶，然后一刀两断，各走各路。某些「自由派」混同黑白抹杀是非、又有某些「基要派」非黑即白非是即非，其实都是「殊途同归」——都是抹杀了真实信仰的复杂性，实质上，就是破坏了信仰本身。

在《传道书》里面，我们看到不少「模棱两可」的说话、不少「前文不顾后理」的断言，不少「忽然跳跃」的转接，究其实，都不过是传道者以他的大智能与大悲情，兼容并存「日光之上」的至理与「日光之下」的现实的努力成果，好使真理可以活于人间，好使人间可以活出真理。许多经文表面上的所谓「矛盾冲突」，都不过是由于我们将人生、将信仰都看得太过简单而来的，只要我们肯还信仰一个「复杂」，就可以马上豁然开朗，心领神会。

大家不要搞错，我说要还信仰一个「复杂」，绝对不是想搞「信仰复杂化」，刚刚相反，我最终的目的只是想还信仰一个「**简单**」，好让大家明白「道不远人」，「真理离我们不远」。今天，我就会以《传道书》2:24-3:22为例，讲明传道书里头一个看似非常「复杂」而其实是极其「简单」的信仰逻辑——

怎可以从人生的百般无奈——「忽然安顿」？

一、怎可以「忽然安顿」？

前边，传道者从过去说到现在说到将来，说到万念俱灰，无限凄凉：

说到过去—— ^{1:4} 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……⁸ 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。眼看，看不饱；耳听，听不足。

说到现在—— ^{2:4}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……¹¹ 后来，我察看我的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。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；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

说到后来—— ^{2:18}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¹⁹ 那人是智能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能所得的。这也是虚空。

至此，却「忽然」之间，讲出几句好象「从天而降」，非常「安顿」的「结论」：

^{2:24} 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。²⁵ 论到吃用、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²⁶ 上帝喜悦谁，就给谁智能、知识，和喜乐；惟有罪人，上帝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

搞甚么呢？怎可以这样「跳跃」呢？前面明明说过去一切世代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他自己投身努力大半生，发现也是虚空的虚空，再想到将来的世代不过重演过去和自己的故事，甚至更不如，都是虚空的虚空，统统都虚空了，理应是「终极绝望」呀，就算不自杀，也应该咒天骂地，或至少自暴自弃，这才「合逻辑」呀。为甚么忽然间就好象甚么都看通了，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？

我相信必定有好些人会很「简单」的说：「传道者悔改了嘛！他信了上帝（或说耶稣）嘛！——那么就一切都会好起来了，或者至少都有了意义了，就不再虚空了！总之，就是信主前后一百八十度转变啦！」——真的这么「简单」吗？对不起，我相当疑心这种讲法，是只有整天躲在冷气办公室里无所用心的人才想得出来的。

信主之后就会「一切都好起来」么？不要自欺了。我听过不少这类所谓「见证」，却经常发觉，这些人本来就「不坏」，或至少「很有条件」（譬如出身中产或遇到「贵人」），所以就算他们不是所谓「信耶稣」，而是「信佛」或「当童军」，都一样可以「好起来」。而且他们之所谓「好起来」的标准，不过是更加健康快乐、幸福美满，我实在看不出与主耶稣钉十字架有甚么关系。这类所谓「见证」，甚么财团的「慈善基金」都可以如法泡制一千几百个出来。

你只要稍稍诚实，「双脚沾地」，就必知道信主前后，你的人生际遇并没有甚么实质改变，生活的压力并不减少，人际的相处一样复杂，生命的「虚空感」和「无力感」，你知道，总是时不时又涌上心头。事实上，你信主之后，因着良心更敏感、对人更上心、对事更执着，加之有了「教会生活」之后生活更加繁忙、时间更加拉紧。总之，就是有更多的机会遇到两难

和无奈的局面，度过短短的「信仰蜜月期」后，你很可能活得比信主前更加辛苦困惑。不但如此，假如你「不幸」像挪亚、亚伯那样敬畏上帝、像摩西、耶利米那样悲天悯人，像以利亚、保罗那样执着信仰，像约伯、传道者那样洞悉世情，我保证，人世间的滔滔苦罪，一定会把你压得透不过气来。总之，一般「不信的世人」其实活得相当「怡然自得」，但是「信主的你」，倒是整天叹息着「虚空的虚空」。

我上一篇已经说过，活在「**日光之下**」的一般人（即所谓「点的人生」），根本不会发觉自己的「虚空的虚空」，他们绝大多数非常乐此不疲地在人间追逐，最多只有片断的失望。失望到会自杀或出家的，只是少数中的极少数。唯有具备一定的「**日光之上**」的眼界的人，譬如传道者或老子、庄子等哲人，才会「看」得出这个人生而虚空的真相。基督徒也者，其实也是别具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的人。许多时候，正正因为他们有这种「超然」的眼界，更深切地看见自己的罪性，看到人间的苦楚，明白生命的艰难，于是就更加痛苦，更加痛心于人间的虚空。上篇提到过的摩西、约伯、耶利米，都是这类伟大的信仰心灵，所以，他们对于人生空虚的呐喊，也最为真切动人。说这么多，总意只是一句，传道者这个「忽然安顿」，我们一定不可以看得这么「简单」。接下来，我就会带大家细心去分解其中「不一样的逻辑」。

二、首论人的「安顿」与「安份」

^{2:24} 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。

我一早强调过，传道者突显的人生痛苦，不是人生一点快乐都没有，事事都不如意，事事都不成功。总对不是这样，身为「王」的传道者更不是这样。令传道者感到大虚空的，是再好的东西，得到了，当下也享受了，却都会像「捕风」或「追逐空气」一样，总是**抓不稳、留不住**。大家细看上文，就可以清楚知道传道者「针对」的是怎么样的人生「空虚」：

^{1:4} 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.....¹¹ 已过的世代，无人记念；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记念。.....^{2:16} 智能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记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；.....¹⁸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¹⁹ 那人是智能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能所得的。这也是虚空。

传道者所悲叹的，是一切的劳苦工作和智能酬算的「果效」，到了「**后来**」都无法保存，最终都会被人忘记，都是白干一场。就算留给所谓「后人」，但将来的世代也不过如此，终归还是好象从来没有过的一样。**有过，却无法留住，仿如无有，这就是「虚空」**。人心里极大的一重痛苦，就是这种「**得到过的好东西没法留住**」的感觉，但更悲惨的，是无知的世人却又因此而生出另一重更大的痛苦，就是痴心妄想可以用点甚么方法来「**将得到过的好东西永远留住**」。到头来，机心算尽，还是甚么都留不住，这就是「苦上加苦」。

^{2:22}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甚么呢？²³ 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。这也是虚空。

这两节里头的「**劳碌累心**」，重点不是如何「**得着**」，而是如何「**留住**」，因为上文所讲到的

是「把自己已经得到的留给后人」的问题。大家一定要明白传道者的逻辑——「**得不着**」只是相对的痛苦，「**留不住**」才是绝对痛苦。因为「得不着」指涉的是「**个别的事件**」，「得不着」的原因可以是「偶然」的，意思是换个环境、方法、时机，你就仍然有可能得着，犯不着要完全绝望。但是，「留不住」所指涉的是「**整个人生**」，「留不住」的原因是「必然」的——就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死（必死），也无法支配你死后的世代，这个是你无可逃于天下之间的「**宿命**」，是必然的、绝对的绝望。

总之，传道者所针对的虚空，不是得不到的或不能享受的遗憾，而是，尽管得到过了、享受过了，却因着人生命的极限而无法将这些幸福抓住、留下的大遗憾。上篇说过了，至此，绝望之路已经走到山穷水尽，无路可走了。但是，为甚么传道者可以「忽然安顿」起来呢？

我再噜苏一次，就是令传道者绝望的不是他的「**个人际遇**」（他的际遇其实好到不得了），而是他的「**信念**」里头所关涉的「**人的本质**」——无法控制他的生死（必死），和无法支配他死后的世代。简言之，**这种绝望是来自他的信念而非际遇**。不明白吗？我举个例子。「人人都有一死」始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，但请你用心环顾四周，看看有几个人会因为「人人都有一死」而绝望或影响他重大的人生信仰的抉择，我就看不见多少，因为「人人都有一死」并不是很多人的「**信念**」——他们心底里并不将它当做一回事。**一个未死的人，却能经常自觉着自己和全人类都必有一死，这才算是信念**。传道者怀着类似的信念，于是他才会绝望。

这个既然是一个信念（在你的信仰心灵里的重要事实），那就意味这是不可改变的，挣扎也无用的。既然终归也无法「抓住」，那就爽性不要「抓住」，尽量「享受当下」就是了。于是传道者就发这个「忽然安顿」的呼吁：

2:24 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.....

随遇而安，有得你做就做，有得你吃就吃——既知道「**忧虑明天**」（后来）超出人能控制的极限，那么，「**享受今天**」倒是一种很「谦卑务实」的人生态度。这种从极大的绝望，忽然跳到很大的「安顿」的做法，其实一点不难理解，秘诀就在于这四个字——**接受现实**。

说个好离谱但又很平常的例子给大家听，大家就会更明白：有好几次，因为自己一时疏忽或真是太巧合，约了不同的人于同一时间聚会。自己发现了后，就一直坐立不安，整天想着如何「处理」这个「难题」，一直想到困扰不堪。及至约会的当天或前夕，仍是万分苦恼。却是忽然之间「大彻大悟」——「烦恼甚么？我根本怎么想也不可能同时赴几个约会，选一个然后推辞其它几个就是了！」大家明白吗？原来，我的烦恼不是来自如何「同时出席几个约会」的所谓难题，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故而也没有好烦的。我的真正烦恼其实是来自我的「**无知**」——连人必然受制于时空限制都忘记了，妄想怎样「分身赴会」。一旦「**接受现实**」——人只能同时赴一个约会，我就不再烦恼了，推了其它而只赴一个，就是了。

人一旦真正觉悟自己生而为人限制，知道挣扎到最后也是毫无益处的，他就不会再妄想打破甚么限制，到了这一刻，他就会接受现实「忽然安顿」。这个「逻辑」看似复杂，其实是非常显浅的。不过，传道者能够「忽然安顿」的原因，却又不只是「走投无路」下「宣告投降」而已，背后，还有着更深刻、更动人的基础和信念。

三、首论神的「主权」和「善意」

^{2:24} 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。²⁵ 论到吃用、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²⁶ 上帝喜悦谁，就给谁智能、知识，和喜乐；惟有罪人，上帝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

参看：^{1:13} 我专心用智能寻求、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。

原来，传道者对于人的「宿命」的信念并不是完全绝望的，因为内里有一个隐隐然的「上帝因素」。日光之下，的确是一片绝望，全无生路。但是，在传道者的「信仰逻辑」里，他却并没有从关于人的「绝望」推论到关于「上帝」的绝望，因为我们不能从自身的无能——不能控制生死和死后的世代——就推论出上帝也是无能或者祂根本不存在或不慈爱的结论。

当然，传道者相信上帝的存在是「预设」的，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明就肯定了有上帝。传道者怎么可以这样肯定呢？我想必有人这样说：「他是以色列的王呀，当然是他的宗祖遗传给他啦；再不是，他既是圣经作者，上帝自然可以直接启示给他的。」这些当然都是事实，我也是这样相信，但是，若我们只需要这种「标准答案」，何苦要有《传道书》这类倾向「智能文体」的圣经书卷呢？事实上，《传道书》的写作特色容许甚至鼓励我们，可以将信仰想得更加「哲理」一些、「人性」一些、「人间」一些。

传道者究竟如何肯定上帝的存在、全智与慈爱，下文就会讲述。总之，传道者是一开始就肯定了这一切的。于是，人的「绝望」就不构成终极的绝望——人无法掌控世界，不意味世界失控；人无法透解自己生命的奥秘，也不等于生命就是毫无意义。皆因，**背后还有上帝**。人的际遇，无论如何凄惨或难明，总是「出于上帝的手」，都是「上帝叫世人经练」的。

不过，大家一定要留意，传道者不像我们平时「讲见证」那样，直接或一一对应地用「神的旨意」来解释我们个别的经历或遭际。传道者的意思是「一切的遭遇」、「所有人的遭遇」，都是「出于上帝的手」。传道者在此没有为任何遭遇提供具体的「上帝解释」，而是说「一切遭遇」都「总有解释」——逻辑是「背后总有上帝」。不过，以下这几句经文又好象为传道者自己的遭遇提供了「合理解释」，这又是甚么回事呢？

^{2:25} 论到吃用、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²⁶ 上帝喜悦谁，就给谁智能、知识，和喜乐；惟有罪人，上帝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。

传道者似乎在为自己的富贵「解释」，讲到是上帝特别「奖励」他的，又好象说到罪人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，他既得福，就一定不是罪人云云。其实，传道者并不真是在「解释」自己的遭遇，更不是吹捧自己怎样好所以有福。《传道书》的下文有就有不少「反面例证」讲出日光之下「好人不一定有好报」的事实。这几句要说的是先揭示一个「通例」（大原则），就是一切「总有解释」，而最后的「解释」就是上帝总是公平的、慈爱的。传道者不是在解释自己的遭遇，而是要肯定一切到最后总有解释，为第十二章「一切事神必审问」设下伏笔。

四、再论神的「主权」和「善意」

单单解释二章廿四至廿六节三节经文，就说了足足四版纸，但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下文重重复覆，「一段过去，一段又来，主旨却永远长存」，讲来讲去都是差不多的意思，只是层次上略有进展，解释的进度也就可以相应大幅加速。

3:1 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务都有定时。² 生有时，死有时；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；³ 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；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；⁴ 哭有时，笑有时；哀恸有时，跳舞有时；⁵ 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；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；⁶ 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；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；⁷ 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；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；⁸ 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；争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⁹ **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甚么益处呢？**

3:10 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。¹¹ **上帝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**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

承接上文的信念，人自身无法掌握世界和世事，却不等于世界和世事是失控的，或只是无意识地盲目运转的，又或仅是周而复始徒劳无功地循环往返的。在上帝的心意和计划里，一切都有「**定时**」——意味「日光之下」的世事，表面上是「无意义」和「徒劳」的，但以一个更高层次（即「日光之上」）的眼光看，它们其实是有意义、有进展、甚至有目的的。人生而虚空，因为我们不能把美好的事物抓住、留下，但上帝可以。这个就是上帝的主权，也就是上帝之为上帝而不同于世人的重要「判准」。

传道者同时又强调，上帝的「定时」是人不能参透、无力改变的，于此，人必须自知，不要妄想靠人力来「改变」上帝的计划。（我讨厌「动作多多」的灵思派和甚么「祷告摇动上帝的手」的讲法，原因在此。）这当然不是叫我们不做事、不努力，而是不强求、不妄为，因为凡事都有上帝的时候，到了时候，自有收成，我们能作的，只是按时播种，并且欣然接受上帝的最终安排。不过，这个「接受」不是痛苦无奈的，因为传道者又告诉我们，这位大能的主权上帝，同时又是万分仁慈的。

3:11 上帝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（永远）安置在世人心里。

原来，在上帝的设计与心思里面，不只有时候，更有最美的时候，而今天看似虚空、无意义和无从解释的世事，到最后，不只有解释，更有最美的解释。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说法。更加美丽的，是我们之所以感应到人生的空虚与绝望，是出自上帝「**将永生（永远）安置在世人心里**」的美好安排。正正因为我们心里有「永恒的观念」、有「永生的渴想」，我们才会对抓不住、留不下美好事物，有这样痛入心脾的大遗憾和大悲哀。而这份大遗憾和大悲哀，又触动我们的心灵，无法满足于「日光之下」的追逐，甚至无法满足于一般「哲学」的或「宗教」的沉思冥想，而必要更加提高一线，仰望「日光之上」的上帝——信祂的主权，更信祂的慈爱。这不是泛泛论证出来的「上帝论」，而是发自人心灵的最大渴想的期待。**上帝将「永生（对永恒渴想）」放进你心里，叫你虚空、叫你绝望，目的只是为引导你抬头看天父、早日回天家——这是多么壮丽的大慈悲，多么超然的大智能！**

五、再论人的「安顿」与「安份」

其实，来到三章十一节，主要的信息基本上讲完了，但是传道者就好象老约翰一样，都像写遗嘱一般，怕小子们忘记，一定会反反复覆把相类的信息再讲一遍，甚至几遍。

^{3:12} 我知道世人，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；¹³ 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上帝的恩赐。¹⁴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；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上帝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

看到吗？都是些差不多的说话。传道者告诫我们，我们既在「日光之上」有一位这样有大慈悲与大智能的上帝，我们就应当在「日光之下」好好过活。

传道者却不像那些木无表情的「牧师」，要你像他们一般木无表情的做一辈子「敬虔人」。传道者说的这个「好好过活」是很立体、很整全、很人性、很「自然」的，就是你一方面可以「放心」，在人间「喜乐」、「吃喝」和「享福」，不要问长问短、不必思前想后；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要「上心」，就是也要记得「行善」、并对上帝常存「敬畏」的心。

看到吗？《传道书》的「层次」，真是丰富得惊人。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不只一层，以智能参明前代，以悲心看透后世，因而生出「虚空的虚空」人生感叹，这已经是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的一层，但升高一线，感悟到「虚空」背后总有上帝，有祂的主权在，有祂的慈悲在，这是「日光之上」的更高的一层眼界。带着这「日光之上」的觉悟，却仍得重返「日光之下」的人间好好过活，但从此要活得「有层次」，不能再像「点的人生」那样只顾自己，而应兼及人间与天上，安然地「吃喝享福」，但也不要忘记「敬畏行善」。总之，天上的眼界有至少两个层次，人间的的生活也有至少有两个层次，《传道书》的信息真是立体得惊人，这样的信仰境界与苍白无力的「敬虔主义」，实在差得太远了。

六、三论神的「主权」和「善意」

^{3:15}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，并且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。¹⁶ 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¹⁷ 我心里说，上帝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；因为在那里，各样事务，一切工作，都有定时。¹⁸ 我心里说，这乃为世人的缘故，是上帝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

这里的经文，一望而知，又是重重复覆啦！其实，由第一章一开首，经文字面上已经是大同小异的，譬如：

^{1:4} 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……⁷ 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；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。⁸ 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。眼看，看不饱；耳听，听不足。⁹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；已行的事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¹⁰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，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。

字眼上，其实与三章十五到十八节说到的「**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，并且上帝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.....**」所差无几，不过，最不同的，是后者出现大量的「**上帝原素**」，不像前者只是一片的「灰暗」，却是在表面的「灰暗」下面，设上了「光明的底色」。

传道者再一次强调，只要「**有上帝在**」，即使世事表面上是虚空——无意义、无解释（譬如离谱到「**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**」），到底还是有意义、有解释的。上帝暂时隐藏它们的意义与解释，目的，一如上述，是要我们「**安份**」，明白某程度上讲，我们活在「日光之下」，「**不过像兽一样**」，好叫我们懂得敬畏和顺服上帝。

七、三论人的「安顿」与「安份」

^{3:19} 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个样：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。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。²⁰ 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²¹ **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**²² 故此，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分。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

传道者还告诉我们，尚有更深的一重隐藏着的善意，是要我们细味和忖摩的：

^{3:21} **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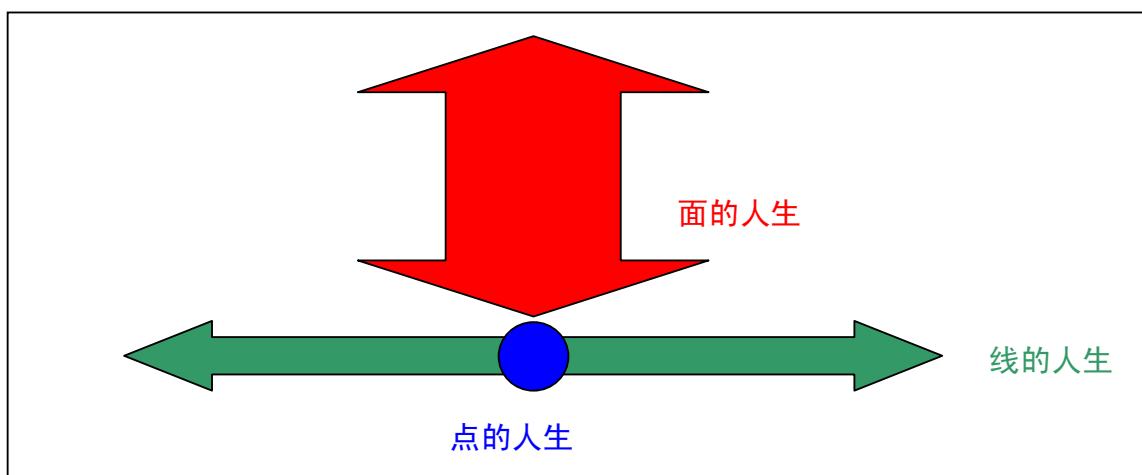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上面讲过了，就是上帝已经将「永生（永恒的观念与向往）」放在「**人**」心里，所以人就应该感应到他与没有永生观念与向往的「**兽**」毕竟是不同的——「**兽**」可以只顾「日光之下」，因为「**兽的魂是下入地**」的，但是「**人**」却必要同时顾及「日光之上」，因为「**人的灵是往上升**」的。知道吗？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是极其宝贵的，所以，我们就绝对不应该活得像只「**兽**」，而应该活得似个「**人**」。

不过，传道者又以其一贯的「立体作风」，又提醒我们，在顾及「日光之上」，过敬虔生活的同时，又不要把你自己看得「太超然」，因为又在某程度讲，日光之下，你有着各种生活上的需要，确颇似一只「**兽**」。所以，敬虔行善是一回事，但不要妄求做「超人圣人」，总而言之，「吃喝快乐」并不是犯罪的事，甚至可能是你一生可以达到的最大「成就」之一。传道者的「立体言论」，又再一次令人震惊，却又显出非常的**体贴动人**，万分可爱。

这里以三章廿二节作结：「**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分**」，你心清眼利的话，会发现绕了个大圈，不过仍是呼应着最先讲到的二章廿四节：「**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**」。不过，这也不等于徒劳无功，因为绕了个大圈回来，解了足足八版纸后，我对自己所作的有相当的信心，你也要自己有信心，就是你已经不再是第一章开始时候的「虚空」，也不再是第二章结尾时候的「莫明其妙」了。

结语、还是不要忘记信仰的「复杂」

按传道者的「进度」，这里说到的是一个「面的人生」——既不像「点的人生」心目中只有自己，满足于「日光之下」短暂的人间追逐；也不只是「线的人生」，有某程度上的「日光之上」的智能与悲心，思前想后，终而看透「日光之下」的人生实相，有「虚空的虚空」的发现与感喟，却是止于此而无真正出路。「面的人生」却能够上通于「天」，以更高的「日光之上」的眼界来参透万事，确信在一切无意义和无解释的背后，因有上帝的存在、权能与美意，最终都有意义和有解释，并会指向一个终极的完满。



不过，从「点」到「线」再到「面」的信仰人生所指的却不是三个「断层」：

第一、即使你真的到达了「面的人生」的境界，也不等于你从此就「超然物外」，可以再没有任何「点」（譬如人生欲望）与「线」（譬如历史文化）的需要和责任。事实上，「面的人生」不是「废弃」了「点」与「线」的人生，而是用「面」（对上帝的信仰与依从）来整合「点」与「线」的人生，使我们对欲望的追求和对历史文化的参与，都可以有合理的「安顿」，配上一个最适当的位置。

第二、你终此一生，这三个「层次」都必定是并存的。又由于「日光之下」的限制，三者的确时不时就会「打架起冲突」，令你困扰。有时，若情况不太严重，你就要晓得「马虎算数」，否则我肯定你会痛苦一生；若是情况严重，则别无选择，先顾「面」再顾「线」最后顾「点」，即所谓「杀身成仁、见义忘利」之意。但记得，还是那句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你却也不要天天都想着要做超人、做圣人、做烈士呀！

至于真正的「圆满」的信仰人生是怎样的，就一定要说到「体的人生」，但那是连传道者也没有「直接」提及的，我这里也就暂且不说甚么了。

总之，大家不要忘记，真实的信仰总是「复杂」的，但正因为其「复杂」，才足以对应同样复杂的人间、人生与人性！将信仰说得过分「简单」，四平八稳、非此即彼、头头是道，那

就只会成为「抽象」的「假信仰」，很可能比不信还不如！